

乡村居民旅游支持度影响模型及机理 ——基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苏州乡村旅游地比较

汪德根^{1,2,3}, 王金莲⁴, 陈田¹, 章鋈³

(1.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100101; 2.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 100049;
3. 苏州大学旅游系, 苏州 215021; 4. 黄山学院旅游学院, 黄山 245021)

摘要: 基于地方感、可持续发展、居民参与以及利益相关者等理论, 选择“地方感”、“环境态度”、“参与度”、“居民感知”和“支持度”5个结构变量, 构建影响旅游地居民支持度结构关系模型, 以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3个乡村旅游地(渔港村、旺山村、蒋巷村)为实证研究对象, 对居民旅游支持度结构模型进行验证分析, 并依据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和因子分析, 深入探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支持度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 ①基本维度因素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支持度影响模型中所起的作用存在差异, 起步阶段旅游地的“地方感”和“环境态度”对支持度起正向作用, 而“参与度”对支持度没有产生影响; “地方感”、“环境态度”和“参与度”对迅速发展阶段和稳定发展阶段旅游地的支持度均产生正向作用。②“居民感知”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支持度影响机制中所发挥的中介作用存在差异, 起步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感知”没起到中介作用; 迅速发展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感知”对支持度产生负向中介作用; 稳定发展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感知”对支持度起到正向中介作用。③二维影响因素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支持度影响机制中所起的作用存在差异: 起步阶段旅游地的“地方认同”和“基本环境态度”; 迅速发展阶段旅游地的“地方认同”、“可持续性环境态度”和“表层参与”以及稳定发展阶段旅游地的“地方依赖”、“经济代价性环境态度”、“深度参与”和“正面影响感知”对支持度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关键词: 居民感知; 支持度; 旅游地生命周期; 乡村旅游地; 苏州

1 引言

作为旅游发展的重要利益群体, 当地居民的旅游支持度对目的地旅游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旅游地居民的支持度是建立在居民对当地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基础上, 因此, 研究居民的旅游支持度需对居民旅游感知和态度进行分析。感知是居民对居住空间的物质和社会文化环境改变的主观认知, 居民态度是对旅游地变化的主动响应。行为是态度的外显, 居民对旅游发展支持度直接决定其日常环境倾向性行为。研究居民的旅游感知和态度对旅游目的地的前期开发、规划以及开发后的运营、管理政策, 乃至最终实现旅游业、社区和居民的三方和谐共赢提供极其有益的指导^[1]。旅游地居民的感知和态度受到多种异质性因素的影响, 这些因素导致不同旅游地, 甚至同一旅游地不同居民之间的感知与态度出现差异。分析影响旅游地居民感知和态度的因素有利于更有针对性地提高居民支持度, 对当地旅游的开发、成功运作以及可持续发展将发挥重要作用, 受到规划者和管理者的重视, 也是旅游地理学一直以来研究人地关系的重点。

收稿日期: 2011-03-25; 修订日期: 2011-07-19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10YJC790245) [Foundation: The Youth Foundation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No.10YJC790245]

作者简介: 汪德根 (1973-), 男, 博士生,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中国地理学会会员 (S110008276M), 研究旅游地理和高铁旅游。E-mail: wdg713@163.com

通讯作者: 陈田, 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中国地理学会会员 (S110005240M)。E-mail: chent@igsrr.ac.cn

1413-1426 页

纵观国内外文献发现,国内外学者对旅游地居民感知和态度有较多研究,这些成果主要从不同类型旅游地^[2-6]、旅游熟知程度^[7]、靠近旅游区程度^[8-12]、人口学特征^[13-17]、历时性比较^[18]等视角展开的研究,但对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同一类型旅游地的居民感知和态度以及支持度研究非常少,代表性的是Diedrich等以伯里兹5个沿海旅游社区为例,研究了居民感知和旅游地生命周期关系,认为旅游地居民感知可以作为旅游发展阶段的指标^[19]。根据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可知,旅游地一般经历探索阶段、参与阶段、发展阶段、巩固阶段、停滞阶段、衰落阶段或复苏阶段^[20],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感知和态度不同,进而使居民旅游支持度也具有分异。因此,本文拟以地方感、可持续发展、居民参与以及利益相关者为研究理论依据,选择苏州市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3个乡村旅游地(渔港村、旺山村、蒋巷村)为实证研究对象,从旅游地居民地方感、环境态度、参与度、居民感知以及居民支持度等5个结构变量,构建旅游地居民支持度影响结构模型,并深入剖析居民旅游支持度的影响机理。通过分析影响因素对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旅游地居民支持度的作用差异及其机理,可以为提高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旅游地居民支持度提供有针对性的政策和措施,从而促进乡村旅游地可持续发展。

2 研究假设与理论模型

2.1 研究假设

2.1.1 地方感理论 地方感是人与环境作用的产物^[21],是一种由地方产生并由人赋予(但又反作用于人)的体验和行为,即在特定共享空间中不同个体由于其自身对地方认知和情感不同导致其地方体验和行为也不尽相同^[22]。地方感由“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两个维度构成^[23]，“地方认同”是指个体通过有意或无意将与周围环境有关的想法、信仰、偏好、感觉、价值观、目的、行为趋向和技巧进行复合,从而在自我认同与地方间达成一致,反映了个体对地方情感性依恋^[24]。“地方依赖”则是个体所感知到自身与地方间联系的强度^[25],反映了个体在地方活动时对地方功能上的依恋程度,即该地方对完成主体某项活动的不可替代性^[26]。

关于地方感与居民旅游支持度之间关系,国外学者做了大量研究^[27-30]。大部分研究认为,居民与当地环境长期作用过程中形成对地方的认知和情感会影响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支持度。然而,这些研究因案例地不同所得到地方感对居民支持度影响的程度也不尽相同。Um等研究发现,地方感越强的人对旅游发展带来的正向影响感知越少,越不支持当地旅游发展,即地方感对居民支持度起到负向作用^[27];Jurowski认为,滨海旅游地居民地方感越强越能感知到旅游发展带来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正向影响,同时也强烈地感知到旅游发展带来环境方面的负向影响^[28];McCool等发现地方感强的人比地方感低的人能更多感受到旅游发展带来的正向影响,因此,地方感越强的人越支持当地旅游发展^[29];Nicholas以世界遗产地Piton Management Area为例,证实了地方感与居民支持度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30]。中国对地方感与居民支持度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少,最具代表性是许振晓分析了九寨沟居民地方感对区域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影响作用^[1]。根据国内外研究成果,本文提出假设关系:H1——地方感对居民旅游支持度有直接影响;H2——地方感对居民旅游影响感知有直接影响。

2.1.2 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旅游发展理论的实质是要求旅游与自然、人类生存环境成为一个整体,即旅游、资源、人类生存环境三者的统一,形成一种旅游业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良性协调的发展模式。因此,保护资源与环境成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出发点,而居民的环境保护态度是资源与环境的保护基础。关于居民对旅游环境态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居民对旅游发展影响环境的感知,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旅游发展对环境起保护作

用的感知；二是因旅游发展对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感知。Perdue等研究发现因旅游发展开始实施对环境的保护，促使居民对当地旅游发展具有较高的支持度^[31]；Sethna等研究发现，发展旅游破坏了海滨环境，使居民对旅游发展具有负面的环境感知，从而降低了居民对当地旅游发展的支持度^[32]；Smith等发现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直接受旅游环境感知的影响，虽然发展旅游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但对环境破坏使得居民不支持当地的旅游发展^[33]。以上分析得知，居民的环境态度对居民支持度起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作用，据此本文提出假设关系：H3——环境态度对居民旅游支持度有直接影响；H4——环境态度对居民旅游影响感知有直接影响。

2.1.3 社区参与理论 Murphy在其《旅游：社区办法》一书中，首次把社区参与理论引入旅游研究中，尝试从社区参与角度研究旅游发展方向^[34]。在社区参与当地旅游发展中，居民是当地参与旅游发展的主体，当居民参与到旅游开发和管理中来，并获得利益时，就会支持当地旅游持续发展。因此，居民的参与程度被认为是旅游业持续发展的基石。Murphy最早提出了居民的参与程度与居民旅游支持度之间的关系^[34]；随后，Akis和Smith先后实证研究了居民参与程度对居民旅游感知和居民支持度的影响作用^[35-36]。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H5——参与度对居民旅游支持度有直接影响；H6——参与度对居民旅游影响感知有直接影响。

2.1.4 利益相关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理论起源于管理学，最早是用来界定对企业发展起关键作用的个人和团体。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任何一个企业都有许多利益相关者，企业的经营管理要重视综合平衡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本文研究的利益相关者主要是对旅游发展起关键作用的群体，即他们能够影响旅游地决策的制定和旅游经营活动的管理，同时也受旅游地政策的影响^[30]，主要包括当地社区居民、地方政府和旅游者，其中当地居民是当地旅游发展主体，是影响地方旅游发展最大的群体，同时也是旅游资源的一部分，他们的感知和态度直接影响着旅游者的旅游体验质量和当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当地居民是旅游地利益相关者中最关键的群体，是核心利益相关者，其受益程度主要通过旅游影响感知表现出来。据此本文提出假设：H7——当地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对旅游支持度有直接影响。

2.2 模型构建

根据上述假设，构建本研究的旅游地居民支持度影响因素结构关系模型(图1)，该模型是一个具有因果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由5个基本维度(潜变量)和45个观测变量构成。在基本维度中，“支持度”是因变量，“地方感”、“环境态度”和“参与度”是自变量，而“居民旅游影响感知”是一个中介变量，发挥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就是一个因果链，即中介变量被认为是由自由变量引起的，并影响了因变量的变化^[37]。45个观测变量具体为：①“地方感”维度包括：X₁我对这个村有特别深厚感情；X₂我愿意在本地生活很久；X₃我对我所在的村庄很满意；X₄本地给我的感觉比其他地方好；X₅我已习惯了在这里生活；X₆我很关心当地的发展；X₇保存当地原有的风俗传统很重要等7个指标。②“环境态度”维度包括：X₈当地自然环境很有价值应该受保护；X₉当地环境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都要受到保护；X₁₀更多的公共场所环境应该受到保护、X₁₁环境保护比发展经济更重要；X₁₂应从旅游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来保护环境；X₁₃为了下一代，旅游环境应该受到保护等6个指标。③“参与度”维度包括：X₁₄我在当地旅游景区或旅游相关部门工作；X₁₅我亲人在当地旅游景区或旅游相关部门工作；X₁₆我的工作和旅游相关；X₁₇我参与了当地旅游发展的管理；X₁₈我参与了当地旅游发展决策的制定；X₁₉当地旅游与我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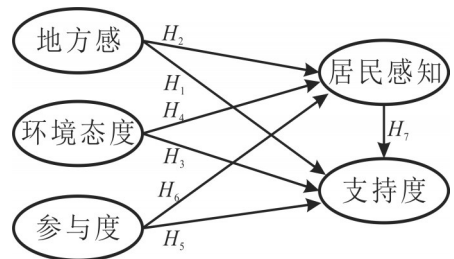


图1 结构关系假设模型M1
Fig.1 Hypothetical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M1

其家庭关系密切等6个指标。④“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维度包括： Y_1 有利于提高当地知名度； Y_2 有利于学习外来文化； Y_3 促进思想观念开放； Y_4 影响当地居民日常生活； Y_5 使本地居民道德标准下降，信任度降低； Y_6 旅游开发商业化，损害了当地传统文化； Y_7 完善了本地公共服务设施； Y_8 改善了道路交通状况； Y_9 政府加大了对当地环境的保护； Y_{10} 人流拥挤、噪声等使本地环境质量下降； Y_{11} 居民使用公园等公共场所的机会减少； Y_{12} 因旅游产生的垃圾破坏了生活环境； Y_{13} 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Y_{14} 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居民收入； Y_{15} 吸引更多的投资； Y_{16} 物价上涨，生活费用增加； Y_{17} 旅游发展只使少数人受益； Y_{18} 拉大了当地居民的收入差距等18个指标。⑤“支持度”维度包括： Y_{19} 我非常欢迎旅游者来本地旅游； Y_{20} 我很支持本地旅游进一步发展； Y_{21} 政府应加大当地旅游宣传； Y_{22} 如果当地不发展旅游会更好； Y_{23} 社区民居应当参与旅游规划与发展； Y_{24} 当地居民应该与游客之间进行文化交流； Y_{25} 制定环境保护准则减少旅游对环境破坏； Y_{26} 加大对公众进行环境保护教育，提高环保意识等8个指标。其中，各项指标是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根据案例地的实际情况选取得出。

2.3 问卷设计与调查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方法作为搜集研究资料的主要途径，调查问卷内容主要由居民支持度结构模型中的5大维度及被调查居民人口统计学特征构成。问卷采用李克特五分制量表方法，以“非常不赞成—非常赞成”分别对应1~5分评估标度。调查时间为2010年10月8-17日，分别在苏州市的渔港村、旺山村和蒋巷村对乡村居民进行随机抽样调查。共发放问卷800份（旺山村300份、渔港村与蒋巷村各250份），回收780份，其中有效问卷664份，问卷回收率为97.5%，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3.5%。运用SPSS统计软件和AMOS结构方程模型软件对问卷处理和分析。

3 案例地概况及其生命周期阶段判定

3.1 案例地概况

渔港村位于苏州市古城西南28 km的太湖之滨，是太湖地区渔民最集中的地方。1994年，渔港村的渔民根据自身特色兴办了太湖渔家船餐，“游光福千年名胜，尝太湖渔家船餐”在苏州和上海等周边地区已成为一个知名品牌。2007年，太湖渔港村发动渔民成立“渔家欢旅游服务合作社”，将渔船改装成游船，供游客太湖泛舟和船餐，正式揭开了渔港村旅游业发展的序幕。旺山村位于苏州城西南8 km的横山南麓，景区总面积6 km²，2005年，旺山生态农庄项目整体基础设施通过立项，开始发展旅游业，先后投资上亿元，大力实施基础设施建设和景区开发建设，现已基本形成八大旅游景点。蒋巷村位于常州、昆山和太仓3地交界的阳澄湖水网地区的沙家浜水乡，具有典型的苏南乡村风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蒋巷村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主题，探索新型农业与旅游相结合的新思路，通过整合乡土文化资源，完善旅游功能设施，使乡村旅游迅速发展起来。90年代后期，以低碳旅游为理念，探索旅游可持续发展路径，先后获得全国文明村、全国生态村、全国首批农业旅游示范点等荣誉。目前，蒋巷村正为创建全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和国家4A级旅游景区的目标而努力。

3.2 旅游地生命周期阶段判定

根据国内外学者对旅游生命周期研究的结果^[38-43]，并结合3个案例地的实际情况，本文选择旅游资源、旅游市场、接待设施以及发展模式作为衡量标准，对3个案例地的生命周期阶段进行判定。

由表1可知，渔港村旅游资源相对比较匮乏，旅游接待人次从2007年的0.6万人次增加到2009年的1.3万人次，虽然旅游人数每年增加，但总数仍很少；旅游市场客源结构以

苏州本地和周边散客为主,还没有团队旅游;旅游接待设施较简陋,仅能提供餐饮服务,没有其他配套设施;旅游发展模式为“社区+农户”,是乡村旅游自发阶段普遍存在的形式。综上各特征,并结合旅游地生命周期探索阶段和参与阶段的旅游地特征,判定渔港村旅游发展为“起步阶段”。

保继刚等认为,有些景区并不是完全按照巴特勒生命周期阶段来发展,一些特殊旅游资源的旅游地,如喀斯特洞穴的旅游地生命周期,一般没有探查阶段和参与阶段,直接进入迅速发展阶段^[44]。本案例中的旺山村,与这一类型旅游地特征相似,在开发初,旅游者人数就高达40万人次,并呈现急剧上升趋势,顺应这一趋势,旅游资源开发进程也相应较快;旅游市场结构较为单一,以本市为主,但本省和周边省份比重近两年来开始逐步上升;旅游接待设施日趋完善,已基本形成旅游产业链,近年来,开始采取“社区+企业+农户”旅游开发模式,村办企业规模不是很大,市场运营机制也在逐步完善中。综上,结合旅游地生命周期发展阶段的特征,判定旺山村旅游发展为“迅速发展阶段”(表1)。

蒋巷村发展旅游起步较早,旅游资源相对比较丰富,旅游接待人次从开办旅游业开始每年都稳步增加,旅游市场结构较为成熟,除了拥有稳定的省内客源市场,省外旅游者 also 占较高比重,2009年为22.25%,省外市场辐射面较广,涉及到上海、浙江、安徽、山东、北京等客源市场,这在乡村旅游发展中非常突出;旅游接待设施也较为完善,能提供吃、住、行、游、购、娱等一系列服务,满足游客的各项旅游需求;旅游开发为“社区+公司+农户”发展模式,村办公司的经济实力较强,市场运营机制成熟,能充分发挥旅游

表1 渔港村、旺山村、蒋巷村旅游地基本特征比较

旅游地	渔港村	旺山村	蒋巷村
旅游资源	Z1 湖泊水域风光 Z2 渔业捕捞活动 Z3 船舫、太湖1号桥 Z4 太湖三白 银鱼、白鱼和白虾) Z5 中国(苏州)太湖开捕节 Z6 船上人家 意境	Z1 田园风光如画,四周青山环抱,森林面积达5400亩 Z2 亩无公害碧螺春茶叶基地、绿色蔬菜基地、葡萄园 Z3 自然村落、乡村度假酒店、农家乐 Z4 碧螺春茶、各种无公害蔬菜、瓜果等(如葡萄、玉米、西兰花、西瓜、南瓜等)以及农家养殖的野鸡、野鸭和鸡蛋等 Z5 旺山生态文化旅游月 生态美食展、宠物节、登山比赛、定向越野比赛等活动) Z6 小桥、流水、人家 和 现代乡村度假休闲 意境	Z1 荷花塘、鱼塘、新老蒋巷河、外景河 Z2 千亩无公害粮油基地菜;果树景观,如竹林、梨园、桃园、橘园、葡萄园、枇杷园 Z3 民俗馆、根雕馆、影视厅、展示馆、农民乐园、茶馆、游乐场馆、农民剧场等 Z4 根雕品、印花土布、陶器、芦苇等手工艺品 Z5 民间习俗包括唱山歌、打连响、曲艺弹词等,每年为旅游举办的各种节庆 Z6 小桥、流水、人家 乡村意境和 新农村风貌
旅游市场	(1) 接待人次:2007年0.6万,2008年1万,2009年1.3万 (2) 市场结构:苏州本地及周边市民,自驾游散客为主	(1) 接待人次:2006年40万,2007年47万,2008年51.1万,2009年62.35万 (2) 市场结构:省内84.56%,其中苏州占78.6%;省外15.44%,其中上海占13.33%。以散客为主,并出现少量团队。	(1) 接待人次:2006年5.98万,2007年8.16万,2008年9.45万,2009年10.77万 (2) 市场结构:省外22.25%、省内77.75%;旅行团36.26%,公务考察团28.25%,党校或政府部门15.76%,散客19.73%
接待设施	仅有太湖沿岸提供太湖渔家船餐 船舫十余家,以及太湖渔家欢 将渔船改造的旅游风帆船	三星级农家乐3家,两星级农家乐1家;养生度假村;会议中心;生态停车场;景区内交通、星级公厕、标识牌系统、旅游购物点等配套设施	三星级酒店1家,配有娱乐项目(如棋牌室、歌舞厅)、会议中心等设施;蒋巷度假村;生态停车场,配有电瓶车、游客服务中心;星级公厕;土特产购物中心
发展模式	社区+农户 是乡村旅游自发阶段普遍存在的形式	社区+企业+农户 村办企业规模不是很大,市场运营机制逐步完善过程中	社区+公司+农户 村办公司的经济实力较强,市场机制完善
发展阶段	起步阶段	迅速发展阶段	稳定发展阶段

产业链中各环节优势；旅游发展理念较为先进，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就开始发展低碳旅游，走旅游可持续发展路径。综上并结合旅游地生命周期阶段的特征，判定蒋巷村旅游发展处于“稳定发展阶段”（表1）。

4 研究结果与分析

4.1 量表信度与效度分析

为了保证研究的科学性和结果的可信度，本文对测量指标的信度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本研究的测量总量表的克朗巴赫系数 α 为0.820，量表中5大基本维度中，“参与度”基本维度的克朗巴赫系数为0.861，说明这一维度的信度非常好，不用删除测量项目，而“地方感”、“环境态度”、“感知”以及“支持度”基本维度的克朗巴赫系数小于0.8，说明可以考虑对其测量项目进行删除，以提高量表的内在一致性。在信度分析基础上，删除因子载荷系数小于0.5的4项 (X_7 、 X_{13} 、 Y_{13} 、 Y_{22}) 指标，发现删除后克朗巴赫系数 α 明显提高。“地方感”的 α 系数在删除 X_7 后由0.778上升为0.796；“环境态度”的 α 系数在删除 X_{13} 后由0.757上升为0.772；“感知”的 α 系数在删除 Y_{13} 后由0.737上升为0.763；“支持度”的 α 系数在删除 Y_{22} 后由0.527上升为0.743。

在信度分析中删除4项后，对剩下41个指标进行效度分析，结果显示，本研究总量表及5大基本维度量表的KMO值介于0.702~0.804之间，总量表为0.765，均大于0.7，巴特勒球形检验值介于431.231~8578.784之间，总量表为8575.784，均在0.000水平下显著相关，表明本研究的量表具有较高的效度（表2）。

4.2 结构模型验证分析

4.2.1 测量模型验证与修正 将3个案例地的数据与假设模型结构的拟合度分别进行检验，发现初始假设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都没有达到理想状态，因此，需要对模型做进一步修正。根据AMOS输出报表的修正指数发现，3个案例地当中，“地方感”基本维度中 X_1 和 X_2 ， X_3 和 X_4 ，“参与度”基本维度中 X_{14} 和 X_{16} ， X_{17} 和 X_{18} ，“居民感知”基本维度中 Y_7 和 Y_8 ， Y_{17} 和 Y_{18} ，“支持度”基本维度中 Y_{19} 和 Y_{20} 等变量间的修正指数都较高，建立他们之间的联系可以提高模型的卡方统计量，增加显著性程度 P 值，因此，尝试增加上述变量之间的关联。同时，有些修正指数在个别案例地中修正指数过高，为统一3个案例地的假设模型，以便后面的比较与分析，则对修正指数过高的 Y_3 、 Y_5 、 Y_6 、 Y_9 、 Y_{10} 、 Y_{11} 、 Y_{15} 、 Y_{16} 和 Y_{26} 测量指标予以删除。修正后形成包含32个测量项目的新测量模型（图2）。

4.2.2 结构模型验证与修正 结构模型检验分析的目的是考察模型中各个潜变量之间的结构假设关系是否合理。根据AMOS输出报表的潜变量之间残差修正指数发现，潜变量“地方感”与“环境态度”、

表2 总量表与分维度量表效度分析
Tab. 2 Validity testing of total scale and sub-dimension scale

量表类别	KMO 测度	Bartlett's 球体检验		
		卡方检验	自由度	显著性水平
		Approx. Chi-Square	df	Sig.
总量表	0.765	8578.784	820	0.000
地方感	0.804	590.021	15	0.000
环境态度	0.745	487.862	10	0.000
参与度	0.708	1679.861	15	0.000
居民感知	0.773	2901.550	136	0.000
支持度	0.702	431.231	6	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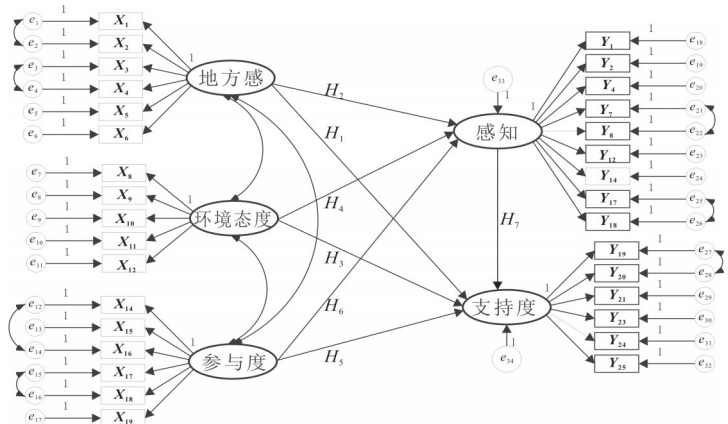


图2 修正后的结构关系模型M2
Fig. 2 Revised structure equation model M2

“地方感”与“参与度”、“环境态度”与“参与度”之间残差修正指数较高,建立他们彼此之间的关联将会降低卡方统计量(χ^2),并使显著性程度 P 值增加。因此,建立上述三个潜变量之间的关联,形成修正后新的结构关系模型M2(图2)。对比初始假设结构模型M1与修正后的结构模型M2的拟合情况发现(表3),模型M2在各项拟合指标上比M1有明显的改善。除了渔港村的GFI、AGFI指标以及旺山村的GFI、IFI指标低于0.90的理想数值外,其他各项指标均达到理想状态。整体而言,模型M2已达到较为理想的拟合程度,但为进一步提高上述4项指标的数值,再次尝试建立不同维度观测变量之间的联系,即跨维度观测变量之间的联系,如地方感维度中观测变量 X_5 与环境态度观测变量 X_{12} 等变量之间的联系,再次形成新的结构关系模型M3,并检验模型M3的拟合情况。发现新的模型M3在各项拟合指标上没有M2理想,说明结构模型M2已没有可调整优化的空间,因此,选择M2为本项研究的最终结构模型。

4.2.3 居民支持度结构关系模型验证分析 为了检验样本数据对修正后的结构关系模型的支持程度,则需通过3个案例地样本数据对旅游地居民支持度结构关系模型进行最终验证分析,从而判别初始的假设关系对这3个案例地是否成立。检验方法主要是基于最大似然法(ML)对结构模型中的路径系数进行参数估计。依据AMOS输出报表中的参数估计显示的标准化参数估计值可以对本研究的最终模型进行假设关系的验证分析,表4显示了3个案例地最终模型各个变量间的影响关系。为了更直观地显示最终结构关系模型中各个潜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以及潜变量中各观测变量的影响程度,通过AMOS软件生成的结构关系模型路径系数(标准化参数估计值)的大小进行判别,图3、图4和图5分别显示了3个案例地各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路径及影响程度。

基于最大似然法(ML)对本研究的最终结构关系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可以判别结构模型中假设关系在3个案例地当中是否成立。结合表4及图3可知,初始假设关系H1、H3在

表3 初始假设模型M1与修正模型M2拟合度比较

Tab. 3 The goodness of fit between hypothetical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M1 and revised structure equation model M2

案例地	拟合指标	绝对拟合指标			增值拟合指标				精简拟合指标	
		χ^2/df	GFI	RMSEA	AGFI	NFI	CFI	IFI	AIC	CAIC
	理想数值	1-3	≥ 0.9	< 0.1	≥ 0.9	≥ 0.9	≥ 0.9	≥ 0.9	越小越好	越小越好
渔港村	模型 M1	3.424	0.585	0.120	0.688	0.706	0.749	0.692	1757.53	1983.13
	模型 M2	2.982	0.894	0.082	0.897	0.911	0.950	0.902	993.58	1213.35
旺山村	模型 M1	2.549	0.657	0.127	0.875	0.788	0.801	0.699	1515.27	1771.90
	模型 M2	1.376	0.899	0.052	0.952	0.900	0.977	0.893	944.93	1224.79
蒋巷村	模型 M1	3.175	0.548	0.151	0.877	0.836	0.812	0.825	1691.72	1962.61
	模型 M2	1.539	0.907	0.041	0.946	0.948	0.962	0.960	996.15	1024.56

表4 结构关系模型验证分析结果

Tab. 4 Result of confirmatory analysis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假设关系	影响路径	标准化参数估计值			验证结果		
		渔港村	旺山村	蒋巷村	渔港村	旺山村	蒋巷村
H1	地方感对支持度	0.28*	0.14	0.47*	正向影响显著	正向影响	正向影响显著
H2	地方感对居民感知	-0.04	-0.23*	0.35*	无显著影响	负向影响显著	正向影响显著
H3	环境态度对支持度	0.32*	0.12	0.13	正向影响显著	正向影响	正向影响
H4	环境态度对居民感知	0.02	-0.44*	0.22*	无显著影响	负向影响显著	正向影响显著
H5	参与度对支持度	0.04	0.52*	0.20*	无显著影响	正向影响显著	正向影响显著
H6	参与度对居民感知	0.01	0.21*	0.41*	无显著影响	正向影响显著	正向影响显著
H7	居民感知对支持度	0.06	-0.54*	0.32*	无显著影响	负向影响显著	正向影响显著
	地方感与环境态度	-0.12	0.09	0.13	负向影响	无显著影响	正向影响
	环境态度与参与度	-0.08	-0.06	0.42*	无显著影响	无显著影响	正向影响显著
	参与度与地方感	0.37*	0.00	0.08	正向影响显著	无影响	无显著影响

渔港村案例地中成立，而其他初始假设关系均不成立，即渔港村居民“地方感”和“环境态度”对居民支持度产生影响，而“参与度”与“居民感知”对居民支持度没有影响，其中，“地方感”对居民支持度的路径系数为0.28，“环境态度”对居民支持度的路径系数为0.32，说明这两个变量对居民旅游支持度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在旺山村旅游地中(表4和图4)，初始假设关系H1-H7均成立，其中，“地方感”、“环境态度”对“居民感知”的路径系数均为负数，说明这两个观测变量对“居民感知”产生负向影响；“居民感知”对居民支持度的路径系数为-0.54，说明旺山村“居民感知”对旅游支持度起到负向中介作用；而“地方感”、“环境态度”与“参与度”对居民支持度路径系数均为正，说明这3个观测变量对居民旅游支持度有正向影响。

在蒋巷村旅游地中(表4和图5)，初始假设关系H1-H7均成立，且各项路径系数均为正，说明蒋巷村居民的“地方感”、“环境态度”与“参与度”以及“居民感知”均对居民旅游支持度产生正向影响作用。此外，为提高模型的拟合程度，经检验修正，还建立了基本维度中“地方感”、“环境态度”与“参与度”3个潜变量之间的联系(表4)，由于假设关系模型中并没有构架他们之间的关系，且其关系不是本研究的重点，故在此不做分析。

4.3 旅游地居民支持度影响机制分析

上述对“地方感”、“环境态度”和“参与度”3个基本维度因素影响居民支持度进行验证分析，得出3大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旅游地居民的支持度，且对不同发展阶段的旅游地居民支持度影响作用存在差异。为进一步研究“地方感”、“环境态度”、“参与度”和“居民感知”对旅游支持度影响的机理，对这4个基本维度的二维变量做深入分析。

4.3.1 二维变量因子分析 表5是3个案例地居民“地方感”、“环境态度”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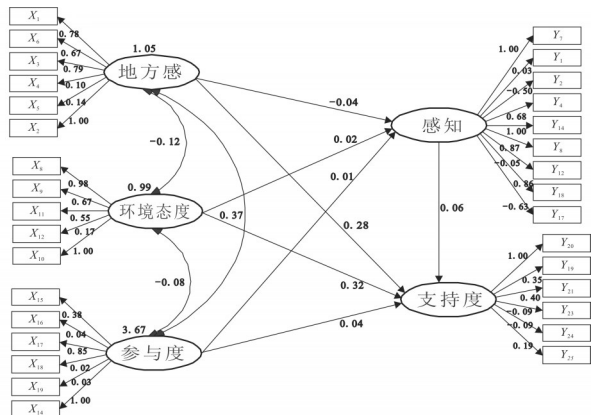


图3 渔港村居民支持度结构关系模型参数估计
Fig. 3 Parameter estimation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of residents support in Yut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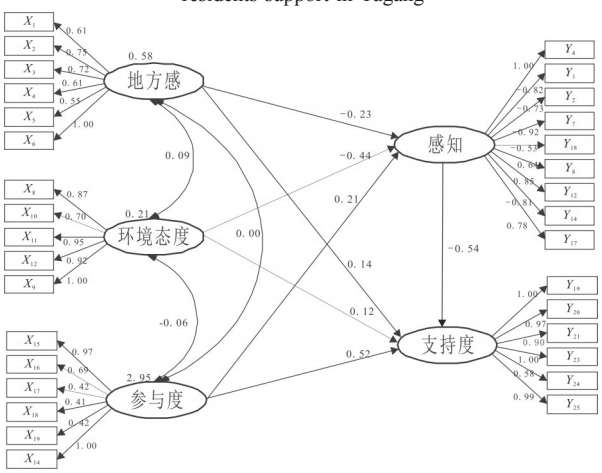


图4 旺山村居民支持度结构关系模型参数估计
Fig. 4 Parameter estimation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of residents support in Wangsh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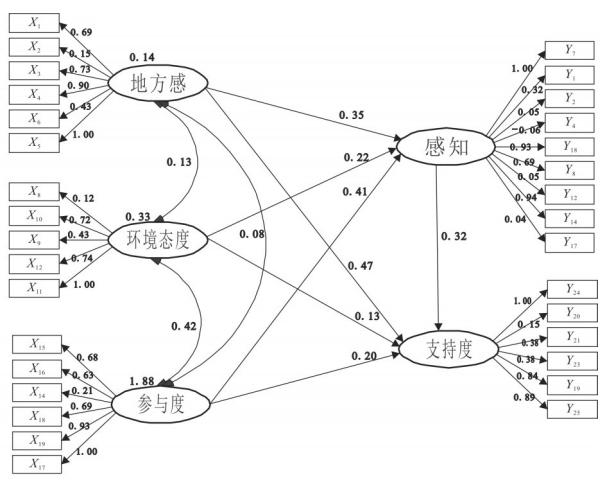


图5 蒋巷村居民支持度结构关系模型参数估计
Fig. 5 Parameter estimation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of residents support in Jiangxiang

“参与度”和“居民感知”这4大基本维度的二维变量因子分析的结果。按照常用特征根大于1的标准,对4大维度的二维变量的公因子进行萃取,其中,“地方感”量表共提取两个公因子,分别命名为“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环境态度”量表共提取3个公因子,分别命名为“经济代价性环境态度”、“可持续性环境态度”和“基本环境态度”;“参与度”量表共提取两个公因子,分别命名“深度参与”和“表层参与”;“居民感知”量表共提取两个公因子,分别命名“正面影响感知”和“负面影响感知”。

4.3.2 旅游地居民旅游支持度影响机制分析 结合居民旅游支持度结构关系模型(图3-5)与因子分析结果(表5),对旅游地居民旅游支持度影响机制进行深入分析。

(1)“地方感”基本维度。上述研究显示,旅游发展处于初级阶段的渔港村的居民“地方感”对旅游支持度起到正向作用(路径系数为0.28)。“地方感”基本维度是以公因子“地方认同”所属因子 X_2 为基准的(路径系数为1),且“地方认同”所包含的几个观测变量的路径系数均高于“地方依赖”,说明渔港村居民对当地的情感性依赖要大于功能性依赖,居民的“地方认同”对居民支持度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地方依赖”对居民旅游支持度的作用不明显。处于迅速发展阶段的旺山村的居民“地方感”对旅游支持度也起到正向作用(路径系数为0.14)。从结构因子的分维度来看,旺山村居民“地方感”以“地方认同”下属因子 X_6 为基准(路径系数为1),且属于“地方认同”的其他几个因子对“地方感”的路径系数均高于“地方依赖”所属因子对“地方感”的路径系数,说明在旺山村居民地方感体系中,以“地方认同”为主,“地方依赖”为辅,共同对居民旅游支持度起到正向作用。蒋巷村居民“地方感”对居民支持度的正向作用最为显著,其路径系数高达0.47。进一步分析“地方感”二维变量发现,蒋巷村居民“地方感”以“地方依赖”下属因子 X_5 为基准(路径系数为1),居民“地方依赖”对“地方感”的路径系数要高于“地方认同”,说明蒋巷村居民对当地的功能性依赖大于情感性依赖,因此,在蒋巷村居民地方感体系中,“地方依赖”对居民旅游支持度起主导作用,而“地方认同”对居民旅游支持度起辅助作用。

(2)“环境态度”基本维度。渔港村居民“环境态度”对支持度起到显著的正向作用(路径系数为0.32)。由图3可见,渔港村居民的“环境态度”以观测变量 X_{10} 为基准(路径系数为1),说明观测变量 X_{10} 对渔港村居民的“环境态度”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除此之外,观测变量 X_8 对“环境态度”的路径系数高达0.98,结合因子分析的结果(表5),这两项观测变量同属于公因子一居民的“基本环境态度”,而更高层次的“可持续性”环境保护态度和“经济代价性”环境保护态度所属的观测变量对居民的环境态度作用系数比“基本环境态度”要低得多,说明渔港村居民最基本的环境保护意识对居民旅游支持度起决定性作用。旺山村居民环境态度对支持度具有正向影响作用(路径系数为0.12)。从结构因子的分维度来看,“环境态度”下属3个公因子中,“可持续性”环境态度对旺山居民“环境态度”的作用最大,其观测变量 X_9 对“环境态度”的路径系数为1(以其为基准),其次是“经济代价性”环境态度,其下属两个观测变量 X_{11} 、 X_{12} 对“环境态度”路径系数也高达0.95和0.92,而“基本环境态度”作用相对要小得多。说明在旺山居民环境态度作用机制中,“可持续性”环境态度对居民旅游支持度起主导作用,“经济代价性”环境态度对居民旅游支持度起辅助作用。蒋巷村居民“环境态度”对旅游支持度起到正向作用(路径系数为0.13)。从蒋巷村居民支持度结构关系模型(图5)发现,当地居民的“经济代价性”环境态度对“环境态度”这一维度的作用系数要高于“基本环境态度”和“可持续性”环境态度。其中,以“经济代价性”下属因子 X_{11} 为基准,说明其对蒋巷居民“环境态度”起到决定性作用,而“经济代价性”又是环境态度3个分维度中环境保护意识最高的层次,表明蒋巷村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比其他两个案例地要高,对居民旅游支持度的影响作用更明显。

表5 “地方感”、“环境态度”、“参与度”及“居民感知”的因子分析结果

Tab. 5 Results of factor analysis of place attachment, environmental attitude, participation and residents percep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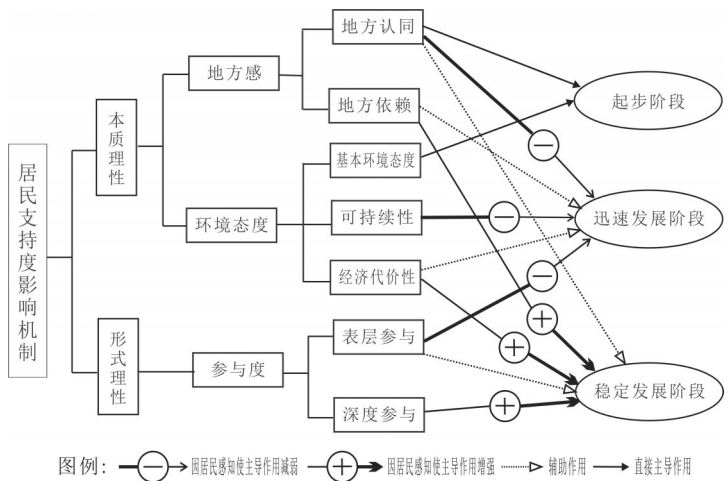
量表与项目	渔港村			旺山村			蒋巷村		
	特征值	因子 载荷	方差 贡献率	特征值	因子 载荷	方差 贡献率	特征值	因子 载荷	方差 贡献率
地方感量表									
公因子 1: 地方认同	3.04		50.73	2.95		49.11	2.09		34.80
X ₁ 我对这个村有特别深厚感情		0.79			0.73			0.81	
X ₂ 我愿意在本地生活很久		0.87			0.75			0.70	
X ₃ 我对我所在的村庄很满意		0.70			0.91			0.75	
X ₆ 我很关心当地发展		0.89			0.79			0.64	
公因子 2: 地方依赖	1.01		16.90	1.08		18.02	1.24		27.71
X ₄ 本地给我的感觉比其他地方好		0.81			0.67			0.61	
X ₅ 我已经习惯了在这里生活		0.66			0.77			0.77	
方差累计贡献率			67.62			67.13			55.51
环境态度量表									
公因子 1: 经济代价性态度	1.23		12.59	1.91		14.10	2.75		16.12
X ₁₁ 环境保护比发展经济更重要		0.90			0.91			0.79	
X ₁₂ 从旅游收入中拿出部分保护环境		0.92			0.79			0.84	
公因子 2: 可持续性态度	2.24		20.65	2.52		18.36	1.54		17.57
X ₉ 当地环境现在和将来都应受保护		0.69			0.81			0.88	
公因子 3: 基本态度	3.08		51.29	1.10		42.00	1.05		45.80
X ₈ 当地自然环境很有价值应受保护		0.64			0.84			0.93	
X ₁₀ 更多公共场所环境应受到保护		0.91			0.64			0.89	
方差累计贡献率			84.53			74.47			79.49
参与度量表									
公因子 1: 深度参与	2.00		33.31	1.94		15.67	3.55		15.91
X ₁₇ 我参与了当地旅游发展的管理		0.93			0.93			0.82	
X ₁₈ 我参与了旅游决策的制定		0.76			0.93			0.79	
X ₁₉ 当地旅游与我及家庭关系密切		0.93			0.56			0.57	
公因子 2: 表层参与	2.63		44.03	3.96		65.99	1.95		59.11
X ₁₄ 我在当地景区或旅游部门工作		0.87			0.93			0.84	
X ₁₅ 我亲人在景区或旅游部门工作		0.71			0.65			0.74	
X ₁₆ 我的工作与旅游相关		0.88			0.93			0.83	
方差累计贡献率			77.34			81.67			75.02
旅游感知量表									
公因子 1: 正面影响感知	3.27		36.36	1.67		37.57	2.95		21.15
Y ₁ 有利于提高当地知名度		0.72			0.75			0.56	
Y ₂ 有利于学习外来文化		0.70			0.59			0.64	
Y ₇ 完善了本地公共服务设施		0.82			0.89			0.82	
Y ₈ 改善了道路交通状况		0.63			0.85			0.81	
Y ₁₄ 增加就业机会, 提高居民收入		0.57			0.58			0.67	
公因子 2: 负面影响感知	1.40		25.61	3.38		28.51	1.90		42.81
Y ₄ 影响当地居民日常生活		0.59			0.54			0.83	
Y ₁₂ 因旅游产生垃圾破坏生活环境		0.72			0.71			0.78	
Y ₁₇ 旅游发展只使少数人受益		0.86			0.91			0.89	
Y ₁₈ 拉大了当地居民的收入差距		0.86			0.88			0.80	
方差累计贡献率			61.97			66.08			63.96

(3) “参与度”基本维度。上述研究发现, 渔港村居民“参与度”没有对旅游支持度起作用(路径系数为0.04), 因此对其作用机制不做进一步分析。旺山村居民“参与度”对旅游支持度起到显著正向影响(路径系数为0.52)。从分维度变量对“参与度”作用机制进一步分析发现, 观测变量X₁₄对“参与度”路径系数为1, 说明其对“参与度”作用最大, 以其为基准X₁₅和X₁₆对“参与度”的路径系数也达到了0.97和0.69, 而其他3个观测

变量 X_{17} 、 X_{18} 和 X_{19} 路径系数较低, 均在 0.4 左右, 说明这 3 个变量对“参与度”的作用不大。结合因子分析 (表 5) 发现, X_{14} 、 X_{15} 和 X_{16} 这 3 个观测变量属于公因子“表层参与”的内容, 而 X_{17} 、 X_{18} 和 X_{19} 为“深度参与”。说明旺山村居民“参与度”机制中, “表层参与”对居民支持度起绝对性作用, 而“深度参与”对旅游发展支持度没有产生显著作用。蒋巷村居民“参与度”对旅游支持度也起到正向作用 (路径系数为 0.20)。从“参与度”分维度结构变量来看, 公因子“深度参与”下属的观测变量对参与度的路径系数均高于“表层参与”, 特别是基准变量 X_{17} 对“参与度”的路径作用最大, 而“表层参与”中的 X_{15} 和 X_{16} 因子其路径系数虽没有“深度参与”系数高, 但也在 0.6 以上, 说明在蒋巷村居民参与机制中以“深度参与”为主, 以“表层参与”为辅, 共同对居民支持度起到影响作用。

(4) “居民感知”基本维度。渔港村居民感知对居民旅游支持度没有起到影响作用 (路径系数为 0.06), 因此对其作用机制在此不做分析。旺山村“居民感知”对居民旅游支持度起到了显著的负向作用 (路径系数为 -0.54)。由图 4 可见, 在旺山村“居民感知”的二维度变量中, 观测变量 Y_4 对“居民感知”的作用系数最大, 为基准 (路径系数为 1), 说明 Y_4 是在“居民感知”中对居民旅游支持度起到决定性作用, 其次是 Y_{12} 和 Y_{17} 这两项观测变量对“居民感知”的路径作用系数分别为 0.85 和 0.78, 结合因子分析的结果发现, 这几项观测变量同属于公因子“负面影响感知”。说明在旺山村居民旅游感知中, 因发展旅游而带来的社会生活、经济、环境方面的负面影响感知对旅游发展的支持度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正是由于这些负向影响感知决定作用, 使得“居民感知”对旅游支持度的路径作用系数为负, 即不支持当地旅游的发展。蒋巷村“居民感知”对支持度起到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 (路径系数为 0.32)。由图 5 可见, 在“居民感知”的分维度变量中, 观测变量 Y_7 对“居民感知”的作用系数最大, 为基准变量 (路径系数为 1), 说明 Y_7 对居民支持度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其次, Y_{14} 对感知路径作用系数也高达 0.94, 结合因子分析结果发现这两个因子同属于公因子“正面影响感知”, 说明对居民支持度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居民对旅游发展带来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方面的正面影响感知; 而公因子“负面影响感知”对感知路径作用系数均不高, 在 0.05 左右, 有的甚至为负数 (如 Y_4 为 -0.06), 说明“负面影响感知”对蒋巷村居民旅游支持度没有产生作用。

综上, 构建旅游地居民旅游支持度影响机制 (图 6)。这一机制包含不同维度的影响因素, 居民“地方感”、“环境态度”和“参与度”是最基本的维度, 他们包含各自下属的二维影响因素。“地方感”包括“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 “环境态度”包括居民“基本环境态度”、“可持续性”和“经济代价性”, “参与度”包括“表层参与”和“深度参与”。不同发展阶段的旅游地居民旅游支持度受不同的二维影响因素影响: 起步阶段旅游地居民旅游支持度主要受“地方感”下属的“地方认同”和“环境态度”下属的“基本环境态度”影响。在迅速发展阶段旅游地居民支持度影响机制中, “地方感”维度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地方认同”, 同时“地方依赖”也起到了辅助作用; “环境态度”维度的“可持续性”环境态度对支持度起主导作用, 同时“经济代价”



图例: \ominus → 因居民感知使主导作用减弱 \oplus → 因居民感知使主导作用增强 \cdots → 辅助作用 \longrightarrow 直接主导作用

图 6 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旅游地居民支持度影响机制

Fig. 6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residents' tourism support in different stages of life cycle destinations

性”起辅助作用；“参与度”维度的“表层参与”对迅速发展阶段支持度起主导作用。在稳定发展阶段旅游地居民支持度影响机制中，“地方感”维度主要以“地方依赖”影响为主，以“地方认同”影响为辅；“环境态度”维度主要受“经济代价性”影响；“参与度”维度以“深度参与”影响作用为主，以“表层参与”作用为辅。同时，“居民感知”在这一影响机制中，对不同发展阶段旅游地居民旅游支持度起到中介作用，且影响程度有差异：在起步阶段旅游地，“居民感知”没有起到任何中介作用；在迅速发展阶段的旅游地，“居民感知”对支持度起到负向中介作用，即通过“居民感知”的中介作用，削弱了主导影响因素对居民支持度的作用；在稳定发展阶段旅游地，“居民感知”对支持度起到正向中介作用，即通过“居民感知”的中介作用，增强了主导影响因素对支持度的作用。

5 结论

(1) 基本维度因素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支持度影响模型中的作用存在差异。处于起步阶段旅游地的居民“地方感”与“环境态度”对居民旅游支持度起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而“参与度”和“居民感知”对支持度未产生影响；迅速发展阶段旅游地的居民“地方感”、“环境态度”和“参与度”对居民旅游支持度起正向影响作用，而“居民感知”对其产生负向影响作用；稳定发展阶段旅游地的居民“地方感”、“环境态度”、“参与度”以及“居民感知”对居民旅游支持度均产生正向影响作用。

(2) “居民感知”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支持度影响机制中的中介作用存在差异。起步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感知”没有起到中介作用；迅速发展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感知”对居民旅游支持度产生了负向中介作用，即当地“居民感知”削弱了当地居民“地方感”、“环境态度”和“参与度”对居民旅游支持度的影响作用；稳定发展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感知”对居民旅游支持度起到了正向中介作用，即“居民感知”加强了“地方感”、“环境态度”和“参与度”等影响因素对居民旅游支持度的作用。

(3) 二维影响因素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支持度影响机制中的作用存在差异：起步阶段旅游地的居民“地方认同”、“基本环境态度”对居民旅游支持度起到正向作用；迅速发展阶段旅游地的居民“地方认同”、“可持续性环境态度”、“表层参与”对居民旅游支持度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稳定发展阶段旅游地的居民“地方依赖”，“经济代价性环境态度”、“深度参与”以及“正面影响感知”对居民旅游支持度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4) 由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旅游地的旅游资源、旅游市场、旅游接待设施以及旅游开发模式存在差异，使得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旅游地的居民的“地方感”、“环境态度”、“参与度”和“居民感知”存在差异，进而对旅游支持度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Xu Zhenxiao, Zhang Jie, Geoffrey Wal et al. Research on influence of residents' place attachment on positive attitude to tourism with a mediator of development expectation: A case of core tourism community in Jiuzhaigou.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9, 64(6): 736-744. [许振晓, 张捷, Geoffrey Wal 等. 居民地方感对区域旅游发展支持度影响: 以九寨沟旅游核心社区为例. *地理学报*, 2009, 64(6): 736-744.]
- [2] Chrys H, David S. Community adaptation to tourism comparisons between Rotorua and Kaikoura, New Zealand. *Tourism Management*, 2002, 23: 133-143.
- [3] Tosun C. Host perceptions of impacts: A comparative tourism study.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2, 29 (1): 231-253.
- [4] Shi Chunyun, Han Baoping, Liu Zehua et al. Comparative study of residents' perception and attitude among Jiuzhaigou, Lushan and Zhouzhuang. *Economic Geography*, 2010, 30(8): 1400-1407. [史春云, 韩宝平, 刘泽华 等. 旅游地居民感知与态度的比较研究: 以九寨沟、庐山和周庄为例. *经济地理*, 2010, 30(8): 1400-1407.]
- [5] Lu Song, Zhang Jie, Li Donghe et al. Comparison of resort residents' perceptions and attitudes: Case studies in Xidi Village and Jiuzhaigou.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8, 63(6): 646-656. [卢松, 张捷, 李东和 等. 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的比较: 以西递景区与九寨沟景区为例. *地理学报*, 2008, 63(6): 646-656.]
- [6] Su Qin, Lin Bingyao. Classification of residents in the tourist attractions based on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A case study in Xidi, Zhouzhuang and Jiuhua Mountain.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4, 23(1): 104-1141. [苏勤, 林炳耀. 基于态度与行为的我国旅游地居民的类型划分: 以西递、周庄和九华山为例. *地理研究*, 2004, 23(1): 104-1141.]

- [7] Davis D, Allen J, Cosenza R M. Segmenting local residents by their attitudes, interests and opinions toward tourism.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1988, 27: 2-8.
- [8] Li Donghe, Zhang Jie, Zhao Yuzong et al.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tourism residents' perception and attitude: A case study of Sanhe Town, Anhui Province of China.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07, 8(4): 602-608. [李东和, 张捷, 赵玉宗, 等. 基于旅游地居民感知和态度的旅游影响空间分异研究: 以安徽省三河镇为例. *地理科学*, 2007, 8(4): 602-608.]
- [9] Li Donghe, Zhang Jie, Zhang Shangzheng et al. Study on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residents' perceptions and attitudes to tourism impacts.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8, 27(4): 241-250. [李东和, 张捷, 章尚正 等. 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的空间分异. *地理研究*, 2008, 27(4): 241-250.]
- [10] Valene L Smith. Anthropology and tourism: A science industry evaluation.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80, (1): 13-33.
- [11] Belisle F, Hoy D. The perceived impact of tourism by residents: A case study in Santa Marta, Columbia.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80, 7(1): 83-101.
- [12] Sheldon P, Var T. Resident attitudes to tourism in North Wales. *Tourism Management*, 1984, 5(1): 40-47.
- [13] Ritchie J R B. Consensus policy formulation in tourism. *Tourism Management*, 1988, (9): 199-216.
- [14] Allen L R, Gibson R. Perceptions of community life and services: A comparison between leaders and community residents. *Journal of the Community Development Society*, 1987, 18: 89-103.
- [15] Teye V, Sonmez S F, E Surabaya. Resident's attitude toward tourism development.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2, 29(3): 668-688.
- [16] Ryan C, Scotland A D. Montgomery resident attitudes to tourism development: A comparison study between Rangitikei, New Zealand and Bakewell, United Kingdom. *Progress in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Research*, 1998, 4(2): 115-130.
- [17] Xuan Guofu, Lu Lin, Zhang Jinhe et al. Residents' perception of tourism impacts in coast resorts.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02, 22(6): 741-746. [宣国富, 陆林, 章锦河 等. 海滨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 *地理科学*, 2002, 22(6): 741-746.]
- [18] Lu Song, Zhang Jie, Su Qin et al. The temporally comparative study of residents' perceptions and attitudes in ancient villages.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9, 28(3): 536-547. [卢松, 张捷, 苏勤 等. 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与态度的历时性分析. *地理研究*, 2009, 28(3): 536-547.]
- [19] Diedrich A, García-Buades E. Local perceptions of tourism as indicators of destination decline. *Tourism Management*, 2009, 30(4): 512-521.
- [20] Butler R W. The concept of a tourism area cycle of evolution: Implications for management of resources. *Canadian Geographer*, 1980, 24(1): 5-12.
- [21] Tuan Y F.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7.
- [22] Blizard C R. *Fostering childhood sense of place through storytelling in a previously inhabited forest landscape [D]*.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2005.
- [23] Williams D R, Patterson M E, Roggenbuck J W. Beyond the commodity metaphor: Examining emotional and symbolic attachment to place. *Leisure Science*, 1992, 14: 29-46.
- [24] Proshansky H M. The city and self-identity.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1978, 10:147-169.
- [25] Stokols D, Shumaker S A. *People and places: A transactional view of settings/Harvey J. Cognition, Social Behavior and the Environment*. Hillsdale, NJ: Erlbaum, 1981.
- [26] Jorgensen B S, Stedman R C. Sense of place as an attitude: Lakeshore owners attitudes toward their propertie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01, 21: 233-248.
- [27] Um S, Crompton J. Measuring residents' attachment levels in a host community.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1987, 26 (1): 27-29.
- [28] Jurowski C. *The interplay of elements affecting host community resident attitudes toward tourism*. Dissertation in Tourism, Virginia Tech University, United States, 1994.
- [29] McCool S, Martin S. Community attachment and attitudes towards tourism development.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1994, 32(3): 29-34.
- [30] Nicholas N. Presidents of a word heritage site: The Piton Management Area, St. Lucia.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9, 36(3): 390-412.
- [31] Perdue R, Long P, Allen L. Rural resident tourism perceptions and attitudes.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87, 14: 420-429.
- [32] Sethna R, Richmond B. U.S. Virgin islanders' perceptions of tourism.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1978, 17: 30-31.
- [33] Smith M, Krannich R. Tourism dependence and resident attitudes.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8, 25: 783-801.
- [34] Murphy P E. *Tourism: A Community Approach*. New York: Roudedge, 1985.
- [35] Akis S, Peristianis N, Warner J. Residents' attitudes to tourism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Cyprus. *Tourism Management*, 1996, 17: 481-494.
- [36] Smith M, Krannich R. Tourism dependence and resident attitudes.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8, 25: 783-801.
- [37] Kenny D A, KaShy D A, Bolger N. Data analysis in social psychology//Gilbert D T, Fiske S T, Lindzey G//The

-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4th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233-265.
- [38] Svend Lundtorp, Stephen Wanhill. The resort lifecycle theory: Generating progresses and estimation.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1, 28(4): 947-964.
- [39] Gary R. Hovinen. Revisiting the destination lifecycle model.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2, 29(1): 209-230.
- [40] Bruce Prideaux. The resort development spectrum: A new approach to modeling resort development. *Tourism Management*, 2000, 21: 225-240.
- [41] Bao Jigang, Peng Hua. A study on the expansion development of tourist resorts.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1995, 15(1): 63-69. [保继刚, 彭华. 旅游地拓展开发研究. *地理科学*, 1995, 15(1): 63-70.]
- [42] Lu Lin. A study on the life cycle of mountain resorts.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1997, 17(1): 63-69. [陆林. 山岳型旅游地生命周期研究. *地理科学*, 1997, 17(1): 63-69.]
- [43] Yang Chunyu. Construction of tourism destination state forecasting model and case study. *Resources Science*, 2009, 31(6): 1015-1021. [杨春宇. 旅游地阶段预测模型构建及实证研究. *资源科学*, 2009, 31(6): 1015-1021.]
- [44] Bao Jigang, Chu Yifang. *Tourism Geography*.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03. [保继刚, 楚义芳. *旅游地理学*.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Influence Model and Mechanism of the Rural Residents for Tourism Support: A Comparison of Rural Destinations of Suzhou in Different Life Cycle Stages

WANG Degen^{1,2,3}, WANG Jinlian⁴, CHEN Tian¹, ZHANG Yun³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Graduate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Beijing 100049, China;*

3. *Tourism Department of Suzhou University, Suzhou 215021, Jiangsu, China;*

4. *Tourism Department of Huangshan College, Huangshan 245021, Anhui,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such as place attachm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and stakeholders, this paper chooses five structural variables (place attachment, environmental attitude, participation, residents perception and support degree) to build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reflecting their impacts on the support of tourism resident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life cycle stages of Yugang, Wangshan and Jiangxiang villages, the paper authenticates and analyzes the relational model.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n support degree of tourism residents in different life cycle stages, based on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analysis and factor analysis. The results are shown as follows. (1) The basic dimensions produce different effects on the model in different life cycle stages. The "place attachment" and "environmental attitude"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the support degree in the initial stage, but the "participation" did nothing. All the three factors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the stage of rapid and stable development. (2) The "resident perception" produces different effects on the model in different life cycle stages, but did nothing in the initial stage. It plays a negative intermediary role in the stage of rapid development and a positive intermediary role in the stage of stable development. (3) The two-dimensional factors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the model in different life cycle stages. The "place attachment" and "basic environmental attitude" in the initial stage, and the "place attachment", "sustainable environmental attitude" and "surface participation" in the stage of rapid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local dependence", "economic costs of environmental attitude", "deep participation" and "positive impacts and perceptions" in the stage of stable development exert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s on support degree.

Key words: resident perception; support degree; tourism destination life cycle;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 Suzhou